「大遷徙·回之路徑——MPA三十:初心如故」　人物採訪

長存且重要的凝視—鍾舜文的微物之道

美濃笠山腳下，鍾舜文的家有寬闊的廚房、通往菜園的小徑、年年盛開的九重葛，還有她長期凝視的細微日常。這些場景，構成了她膠彩畫作品中的光影與色層，也串連著一段段緩慢、真實的生活記憶。

若欣賞過鍾舜文的膠彩作品，很難不被畫面中細緻構線、層次分明兼具份量感的色彩，以及筆觸中交付的生命質地所吸引，而生出一種沈靜、臨在的共感。曾經有觀者對她說：「妳的畫很客家」，然而對於鍾舜文而言，畫作的主題即是生活的紀錄，對於家鄉、家人的情感，早已融合在血液和記憶當中，成為創作時畫筆傾訴的對象。

「我不算戀家的人，大學在外讀書，一年才回家一兩次，有時連母親節也缺席。但『家』就是那個始終等你回去的地方，很熟悉、永遠不會變，當遇到生活中的困難，想放鬆、放懶、充電都好，回家就是一種自在，可以讓你稍微喘口息休息一下。」

留下一切親愛的

舜文說，創作是一種記憶的保存。無論透過攝影或是繪畫，都是對生活微光的拾起與收藏。「這些拍攝或繪製的對象，都曾真實存在著。我想要抓住這個存在，就像保留生活記憶的切片。」最早創作的靈感來自父親的背——那是她從小搥背時，看見最多次、最親密的風景。此後彷彿以微焦鏡頭近身凝視，鍾舜文鏡頭和畫筆定格於父親的白髮、媽媽與阿嬤的手，研究所畢業後她回到美濃，進到菸田裡記錄菸葉、菸農；再後來，她將目光轉向家裡的植物、近山的鳥與獼猴，以及媽媽菜園裡的蔬果：「我的創作總是圍繞著生活跟生命歷程，描繪跟我關係親近、熟悉的人事物。似乎透過繪畫慢慢理解與珍惜這些日常生活的點滴，收集自己的記憶，」舜文頓了頓，微傾著頭：「我好像是一個很害怕消失的人。」她緩緩地說。也因此，她的畫不喧嘩，不慌張，而是帶著時間的沉澱，每一筆畫都像是在對生活說：「我記得你。」

父親的眼睛、母親的手

父親鍾鐵民是深受美濃鄉親愛戴的長者，也是反水庫運動領銜的發起人，對於鍾舜文具有深刻影響。父親不僅是她音樂與藝術的啟蒙者，更是勤懇的生活記錄者。鍾舜文打開父親遺留下來的文件櫃，家裡的每位孩子，都有一本從嬰兒時期開始編排的相簿，註明日期、場合與人物。「他是那種會把日常拍成DVD，剪成〈美濃四季〉的人。」而這種細膩記錄的精神，也成為舜文創作中一條不曾斷過的脈絡。

幹練樂觀的母親則是生活的骨架與秩序。菜園裡的蔬果、廚房裡張羅的身影，很直接在生活層面的管理跟照顧，成為家中三姐妹與媽媽最接地也最真實的連結。「媽媽總是說，如果太忙不常回家也沒關係。」舜文笑著提起和媽媽之間的對話：「我跟媽媽說，別叫我少回家，我要回來就說『好』就好。」母女之間的愛與羈絆、體貼與關照不言而諭，即便近年出嫁搬離笠山，舜文的目光卻始終停駐在家鄉的土地上。

家族養份滋潤主體

作為文學家鍾理和的孫女、作家與教育者鍾鐵民的女兒，鍾舜文從小生活在眾多「文人往來無白丁」的場域裡。葉石濤、彭瑞金、李喬等長輩的名字，是她童年飯桌的背景音；但也正因如此，她經歷了一段「我是誰？」的拉扯。「有段時間我會懷疑，別人看見的是我，還是我後面的家族。」直到一次文化場合中，一位長輩介紹她說：「這是畫家鍾舜文，鍾理和剛好是她爺爺。」她才逐漸放下那層焦慮，豁達地接納家族過往榮耀帶來的期待，也能無畏、堅定地邁開自己的步伐。如今，她以自己的創作站穩一方。「現在我蠻樂意被這樣介紹，這確實是最快速說明妳的血緣來自哪裡、來自哪片土地的。但可能也因為自己在專業領域裡的努力有些成果，對自己有足夠的自信，自然而然就覺得可以接受了。」

回憶起童年時期的家庭生活，與美濃的公共事務緊密鑲嵌。尤其在反水庫運動時期，家就是許多青年與協會成員「去鐵民老師家喝茶」的地方。她從小耳濡目染，國中上課時聽見外頭的遊行隊伍，也曾在糖廠、台北街頭、反高屏大湖運動現場現身，直接或間接參與在社會議題行動之中。不過，與父親那種「事情來到手上就去做」的務實路線相仿，鍾舜文的參與也是一種平靜的堅持：「我的創作不是直接將倡議表達在畫面，但我會到場、透過各種方式記錄和關心。」她認為自己的角色是支援型的，在後線觀察、記錄與守候；創作中也不直接衝撞，而是將那份靜謐轉化為一種內在的能量。「如果有人看了我的畫能安定心情，那就是我最大的快樂。」

柔軟且堅定的存在

作為藝術家與創作者，她與美濃愛鄉協進會長年維持柔性互助的默契——為黃蝶祭畫旗幟、繪製菸農海報、支援協會需要的視覺製作。「我不是最核心的那群，但我總在外圍支援。」這樣的姿態，或許也呼應她對愛鄉協會的觀察：「我覺得協會它就像是一個『先醒過來的人』，看到自己的優點與不足，然後有勇氣去改變。」她說，美濃這個地方不大，聲音很多，但總需要有人願意承擔被討厭的勇氣，去發聲、去捍衛，守住這塊土地的美好與價值。而她始終帶著笠山女兒的血脈，透過鍾理和文教基金會董事的角色，以文學、藝術的角度厚植地方公共事務的深度，更持續累積創作，回應、陪伴那些生命中至重之輕，如同她一筆一畫以時光勾勒的，那些存在於日常卻格外重要的微小事物，坐看笠山永在，家園長青。

採訪撰文／張卉君

影片連結

農村如何也藝術講座紀錄—走入日常　串聯彼此

淺山的土地，孕育無數可能。臺灣的土地年輕而飽滿，嘉義番路、中埔的淺山地帶是一座豐饒的味覺線，風、水、山、林、土、石交錯成獨特的風土樣貌。而這樣的生命力，不只是嘉義的故事，也是美濃的日常。

美濃，亦是淺山。

這裡擁有豐厚的客家文化、寬廣的農田、溪流與群山交織的風景。這片土地，同樣慷慨地給予，但農民的耕作不只是生計，更是時間與自然的對話。當藝術介入，能否為美濃的農業、工藝、生活創造新的敘事，讓我們找到一種屬於這片土地的「農民藝術」呢？

今年適逢黃蝶祭三十周年，團隊一邊啟動準備工作，一邊籌畫邀請嘉義淺山野藝術行動策展人黃韋維來分享實踐經驗，藉此取經期待打開更多想像，且為了擴大參與，將黃韋維此次交流作為公開講座活動，希望能與美濃地區同樣投入藝術創作、社區工作的夥伴對話討論。當日有許多社區夥伴參加，像是舉辦草根獨特的小地藝術日團隊，聆聽黃韋維一步一步剖析策展前的溝通準備，以及一系列扣合淺山不同面向的主題，藝術家與在地居民碰撞的故事。

開始策展前，韋維提醒與地方共進的重要性，事前盤點了宗教組織、公部門、社區組織、學校／教育、工藝文化相關人士等的拜訪名單，逐一拜會，一方面收集尊重地方想法，一方面找尋關鍵的引路人，協力與社區民眾互動溝通，經過不可忽視的關係建立後，再開展後續策展工作。韋維當天分享一個小故事：開展日他向周邊農友買了各式各樣當季蔬果擺設，形成色彩豐富美麗的意象，並邀請農友來看展，發現農友會注意看自己的作物擺在哪裡，也會主動跟年輕人介紹哪些是他種的，建立一種成就感，「農民很務實，在有用和無用這件事情的分別性很強，所以農村藝術行動就是想模糊這個界限。」韋維說或許他無法馬上帶來實際的經濟產業改變，但可以透過藝術戳出生活亮點，讓原先習以為常的事物散發不同的光亮。

「淺山音、淺山笑、淺山線、淺山事、淺山味、淺山色、淺山香、淺山曳」這是嘉義淺山野藝術行動的八大主題，黃韋維邀集不同藝術家進入社區，和居民共同創作，從聲音採集紀錄永興社區的音景；和番路長輩用正式的書法撰寫日常小事化為詩詞；與藤寮社區、逐鹿社區學習傳承構樹纖維技法；法國藝術家和中埔國中、逐鹿社區創作動畫故事；青農們運用農產品探尋任何顏色產出的可能性；結合移印染、敲槌染和服裝設計，居民們走出一場千萬變化的秀；到社區對製香有興趣，而延伸一場製香工作坊，甚至成立在地品牌。每個主題有挑戰，亦激發意想不到的發展，如藝術家與居民的關係拉近，即使展覽結束，情誼仍不斷，或是用農業剩餘物創作、開發蠶絲產品等等，如韋維所說，有時候先放下目的，丟掉理性邏輯，動態調整，好好享受其中，會有讓自己做得開心，也感染其他人的美好發生。

「用採集打開認識；用故事傳承技藝；用經驗完整美感；用理解建立自信；用藝術遊韌日常。」韋維演講最後用這一段話結語，清晰收斂他是如何思考農村也藝術的方法，不過這個問題的回應不限於一種模式，而是回到每個人自身的條件、角色、行動之中，真切並踏實找尋在農村生活的實踐面貌。

文／譚定宜